

流浪人的筆迹

流浪的不幸者，誰個對於狂風暴雨的異鄉的寂寞之夜的燈前，會不萌悽惶的異樣之感？何況北邊的人，竟會以英壯之年，飄流到南方的廣州——一個萬惡的淵藪！我時時這樣詛咒牠的——來享受這淅淅瀝瀝的暗泣之誘惑的春雨之夜的悽惶！綠燈慘慘的幽光，像四圍都踞滿着恐怖的野鬼，在

嘲笑我！在譏諷我！在蹂躪我那破裂而沁着血絲的驚魂！唉！錯了，錯了！我早知道思鄉之淚是這樣難忍，我早知道陌生的周圍是這樣荒涼和冷寂，我早知道小屋中的夜雨孤燈是這樣的可怕，便叫我忍受再沒有慘，再沒有痛苦的酷刑，我也不願為這兩碗死飯而來到這個地方了！然而，我在生命的荆棘之途已走了三分之一的時候，爲着要嘗試，爲着要率性，爲着要造成我的生命有更偉大的別緻的不可磨滅的深痕，雖然是受着一時的衝動——是呀！我的生命之一剎那一剎那的過去，那一時不是受着一時的衝動的？——忽的跑離了甜蜜的熱愛的家鄉……是的，是的，都是我願的！不祇這樣，我更願將我的所有，都一齊犧牲了拿去做率性而任意的殉葬品！雖然有不少的芸芸衆愚在嗷嗷地品評我的行爲，雖然從他們的面色我可以瞧見而且體會得他們有些是憐惜和輕蔑！但是，不想理會他們，不敢理會他們；我更不屑理會他們！

利是自控之力的
流浪人的筆迹

“是的，先生，人總少不了有些缺點，要是你們以為，要是你們歡喜，這就算是我一生中所有的缺憾吧！”答話離了我的嘴唇之後，我可以瞧到那些好心(?)的勸戒者的面上似乎表現着一種有年紀的人對於一個輕佻，浮夸，執拗，放恣的年輕人所表現的臉色和不安的態度！

誰個敢說，敢決定地說人們的希冀是會有滿足的止境的？新希冀代替了舊希冀，正如人身的細胞一樣，在新希冀裏開拓了無垠的境界，變換了無限心境，消費了無數熱狂，人正是追求於圓周的希望之圈道上的動物啣！

怒風呼號在半空，亂雨猛擊着屋背 而我還是愴然地頽坐於小屋中。眼淚儘着流，心旌儘着顫，這渺忽的空虛的充滿極不和諧的空氣的當兒，我禁不住我的心靈在浮煙般的往事裏尋求更縹緲的慰安和那失去了的靈魂之一片。

“是啣！誰個叫你跑開幾千里遠來找罪受？”有

時自己像解釋地怨懟着。“對的，找罪受！我爲的要任性，要放恣呀！我真誠地詛咒希望的一切，一切的希望！但我又禁不住熱烈地想在擺得燦爛些的醜陋的甜夢裏的希望之花上——一朵微笑的希望之花上，嗅取些軟溫的香氣；許是牠能在我那冷結了的心裏，另開展了一個醉人的春境？”我有時也自慰地重復地呢喃着。

然而，幻想終是夢境，希望也終是欺人的嘯！——爲什麼人總要怕着希望？戀着希望？

懺悔——怕不該是一個任性和放恣的人說的罷？我——也曾經過黃花瘦了二十九度的不幸的飄泊者——真的說一句，想懺悔也怕悔不了許多！

是灰黃的殘月，橫臥在我僵臥着的船艙之窄牀上的枕邊的時候，一陣吃緊一陣的腥風鼓動着海波和我的心脈相搏擊，我也會探頭出洞圓的艙口，儘冷風揚着我的亂髮，儘冷淚向汪洋裏偷灑，向無限的海空哭訴着我曾打碎了我父母的希望；哭